



百年 复仇

江斌
邹鹃薇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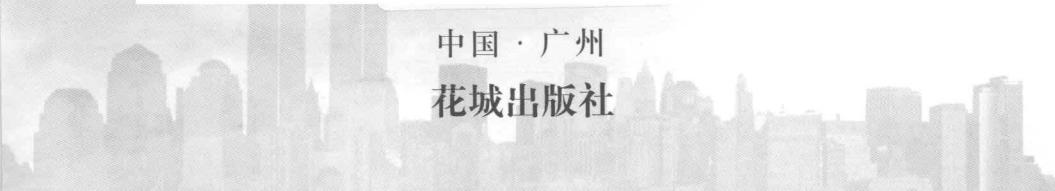
花城出版社



百年 复仇

江斌 邹鹃薇 著

中国·广州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年复仇

江斌, 邹鹃薇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6.5

ISBN 7-5360-4746-0

I. 百...

II. ①江...②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2257 号

责任编辑: 颜展敏

技术编辑: 易 平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8.5 1 插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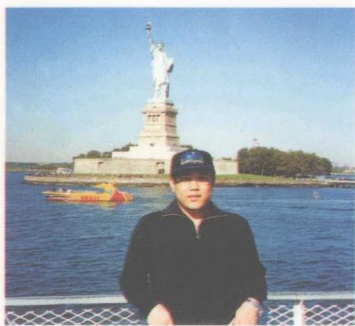
字 数 230,000 字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60-4746-0/I·3747

定 价 1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江斌 1967年1月出生，江西南昌，现为第十届广州市政协委员，资深律师。业余爱好文学，1991年开始发表学术论文，《百年复仇》是其文学作品处女作。

责任编辑：颜展敏

责任技编：易平

封面设计：81 设计

81 DU DESIGN
李康道
13538786380

C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 一、手足之争/2
- 二、二人世界/6
- 三、爱情与亲情/8
- 四、亚洲的愤怒/14
- 五、曲棍球比赛/16
- 六、初生牛犊/19
- 七、锋芒初露/26
- 八、陷入危机的爱情/35

第二章

- 一、复仇女神的剑/40
- 二、两难的选择/50
- 三、撒旦的微笑/54
- 四、一个计划的诞生/58
- 五、金国之行/66
- 六、柳暗花明/72
- 七、一封神秘的信/78
- 八、议会上的成功演讲/83
- 九、风光无限/87
- 十、命运女神的垂青/95

第三章

- 一、夹在两个女人之间的男人/105
- 二、冲绳之旅/114
- 三、地下基地/123
- 四、消失的谜底/129
- 五、深夜里的回忆/134
- 六、鹬蚌相争/140
- 七、发生在日国的第三次核爆炸/143
- 八、史莱特的亚洲之旅/146

第四章

- 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159
- 二、转危为安/169
- 三、天生我材必有用/176
- 四、乱暴之神/182
- 五、国际火星移民会议/187
- 六、被毁的契约/191
- 七、寻找复仇之剑/195
- 八、DDA/200

第五章

- 一、邂逅/210
- 二、阴谋/215
- 三、数波又起/222
- 四、战前准备/227
- 五、第三次世界大战/233
- 六、猎鹰计划/239
- 七、毁灭帝国/247
- 八、维和行动/252

后记/261



第一章

多年后，杰瑞·文森上校站在广袤无垠的火星天文台上，遥望地球蓝色的身影，这颗美丽的水晶球曾在上个世纪遭受了四次严重的核打击，如今又获得了重生。

人类世界，不断地毁灭又不断地重建，像陷入一个无尽的循环，百年一轮回。文森的爷爷在战争中捐躯，文森的父亲在重建中黑死，而文森却在母亲的身体内新生。

最近，年过半百的文森接到了上级的一个新命令——撰写一部百年战争史。作为大学时期专修战争史的文森来说，这的确是件令人兴奋不已的美差。为了梳理这段历史，文森不辞劳累，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搜集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可结果却让他更加糊涂。

“以史为鉴！”望着眼前一大堆资料，文森不禁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人类总是吵吵嚷嚷地强调以史为鉴，但事实上，历史不由



自主地进行着惊人的重复：欺骗、猜忌、复仇、杀戮上演出一幕幕悲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好像融入了人的骨子里，化进了人的血液中，就算是高度文明都无法摆脱。

文森打开电脑，输入了艾伦莱希的一段话：“自从野兽不再对人类生活构成危险后，暴力的使用就转向了人类自己，成为解决重大争端的一个主要手段，人类历史上因而充满了战争。”

一、手足之争

“日国重议《和平宪法》。”

2015年初秋时节，哈佛校园里回荡起一个新的热门话题。这个话题可直接追溯到上个世纪中期。那时，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将整个世界划成两部分：法西斯集团与伽蒂斯集团。战争初期的法西斯先发制人，将正处于各扫门前雪的伽蒂斯打击成四分五裂，溃不成军。在毁灭面前，伽蒂斯集团及时反思，结成同盟，并肩作战，终于使战争恢复到僵持的局面。

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双方都在寻找非常之时的非常之力。于是，地球上唯一未参战的大国——金国便成为双方争取的焦点。金国地处世界的单独一边，汪洋大海将其与战争纷飞隔绝。不仅如此，它通过军火供应，在这两大集团身上挣足了银子。如今两虎皆伤，势均力敌，金国的参战与选择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然而，金国上上下下正享受着和平与富足的闲适生活，怎愿轻易惹火上身呢？就在民众反战情绪高涨之际，隶属于法西斯集团的日国却悄无声息地偷袭了金国最大的海上军事基地——珍珠港，原本希望以此举重创金国，令其望而生畏，不料反而激起它的复仇心理。

金国的参战令天平发生倾斜，结果不仅使伽蒂斯集团取得最



后的胜利，也成就了金国在西方世界的霸主地位。战败的日国由金国接管，被迫签订按照西方价值观念制定的《和平宪法》，放弃天皇专权，接受民主、自由、和平的改造。

时光又回到2015年8月5日下午三点整，阳光像金子一般撒满了整个校园，慈祥地照着欣欣向荣的生命们。偶尔吹起一阵秋风，拥抱歪着脑袋的叶子，翩然而舞。四周异常平静，唯有法学院的课室引发了秋日的小小骚动。

“麦克阿瑟将军花费了成千上万条金国大兵的尸体换回的《和平宪法》，居然送给他的子孙后代亲手毁灭！这是本世纪最荒唐的笑话。”

站在中间侃侃而谈的是一位华国小伙子，名叫杜宇。他上身穿着一件简单的纯色体恤衫，配着一条蓝色的牛仔裤，散发着清爽干净的味道，飞扬愤怒的目光遮不去那份与生俱来的儒雅。很显然，他是个颇有观点且勇于进言的人。当然，这种自信，大部分源于身为世界第四经济大国的国民。

“当年里根站在柏林墙边大声叫唤：‘老戈，快推开城墙’！之后金苏顺水推舟，才有了东达西达的合并，可见解铃还需系铃人，这是对系铃人的尊重。”

原来，战争过后，败者为寇的日国对胜者为王的金国一向恭敬有加，却常被人戏称为奴性未除。

“分裂达国的铃是金苏两国系的，日国《和平宪法》的铃却是由金国单独系的。也难为他飘洋过海地跑来向主人请示！若此铃一解，势必世界大乱！”一位黑皮肤的紫度国学生尖酸刻薄地嘲弄着，憋着周围的日国学生干着急，又对不上话来。

“宪法第九条规定日国放弃战争，废除军备，否认交战权。正因为这一条，才会有‘和平宪法’的称谓。若该条被删除，连宪法也改叫‘战争宪法’好了！”一个棕色头发的女孩用这种半开玩笑的方式嘲笑了日国的举动。

话题一被扯起，便是止不着的踊跃。日国的学生们好不容



易找个空当，抓住要害，认认真真的反驳起来：“按照你们的逻辑，战争都是我们的错。倒要请问如何解释宪法制定后七十年间所发生的数百次大规模地区战争呢？”

“战争揭露了人类的劣根性。修改宪法无疑会刺激劣根性，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

“军备竞赛时刻都存在，绝不会因为第九条而斗转星移！当年华国‘宁可不穿裤子，也要造原子弹’，这样的志气谁能比得过？”

课堂里一阵哄笑，却把杜宇闹了个红脸。华国建国初期资金贫乏，又外树强敌，少不得节衣缩食地发展军备。虽说现在的地位举足轻重，提起当年的笑话，仍免不了有揭疮疤的尴尬。他站起身来呼哧呼哧地道：“两战期间，贵国为了实现魔鬼式屠杀，连天皇都勒紧裤带，援助军需，其勇气可嘉，实在应该颁发个‘诺贝尔战争奖’！”

一说到天皇，上世纪的陈年往事一股脑门地倒了出来，大家甚至纷纷议论起天皇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课堂里变得有些难以控制。

“你们都没有资格评价历史。”一个低沉的声音从课室的右角传出，立即调低了课室里沸腾的温度，“强者才有书写历史的资格！”这是拿破仑的名言，为强权找到了存在的合理性。

声音并没有停止：“当年张伯伦为了保证影国的和平，出卖了斯洛捷伐克，不可不谓共犯。痛失利益后摇身一变，反成了救世英雄；再看看方国，二战初心甘情愿做法西斯的走狗，待伽蒂斯盟军一到，立即临阵倒戈，随后堂而皇之地坐上了凡尔赛和约的宝座，不知廉耻地瓜分起整个世界来；伟大的共和主义老大哥也极尽伪善，早在战前与法西斯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约定共同瓜分泊镜。待到法西斯铁蹄一入，老大哥后脚紧跟，却谎称协助泊镜反击法西斯军队，竟一度未遭抵抗。按照约定，老大哥占领了泊镜国的第二大城市，却又欲壑难填，跨



过预定分界线，占领了原本划给法西斯的油田。”

“所谓的英雄不过是取得胜利的伪君子而已！”

这段音量不大的分析，竟让整个课室安静下来，每个人都陷入了对历史的反思之中。

既然话题已被偷梁换柱地转成不痛不痒的历史反思，杜宇不得不义正辞严地重申主题：“池藤复，我们讨论的是宪法修改案，不是历史故事。”

“不学史，何以言？”这个叫池藤复的人傲慢地回敬，“从来没有一部宪法会出现这样荒唐的规定，它的合理性本应遭到质疑。更何况这部宪法是在各国的胁迫下完成，根本没法代表全体国民的意愿。”

声音提高了八度，露出一张宽阔白皙的脸，原本应是个清秀的模子，却不巧长着一对粗重的剑眉，一双深渊似的眼睛，显得英气勃发。然而，在这波澜不惊的表情下，是一颗沉着稳健的心。他没有像别的同学那样迫不及待，而是有理有据地侃侃而谈。

杜宇紧追不舍：“战后的达国总理曾双膝着地，跪于犹太人纪念碑前。相比之下，同为法西斯集团的贵国首相不仅参拜战犯，甚至打上了和平宪法的鬼主意。”

“宪法不过是一个符号而已。修改宪法同发动战争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池藤复死死咬住自己的阵线，绝不松口。

“总之，修改《和平宪法》就是对和平的挑衅。”杜宇悄悄地将修改宪法偷换成修改和平，再次唤起共鸣。

池藤复扫视过满满一课室的同学道：“依我看，这是对和平的维护，只有每一个个体的强大才能带来整体的和平。”

此时，精彩的正面交锋已经淡化了双方政治立场的差异，对话中体现出来的机智与深刻反倒成了焦点。

课室前面的大屏幕一闪，激光投影出一个立体的人形，正是法学院的训导员萨林娜老师。虽然辩论的兴头意犹未尽，屏



幕上的新闻却更加重要。

“同学们请安静，现在时分下午四点整。日国众议院院长高昌物汲先生于今天下午三点四十分抵达华盛顿，将与金国总统就日国议会提出的关于修改《和平宪法》的问题进行对话。下面将画面转变给BBS的主播先生。”

屏幕上晃动着清晰的人影，像一部冗长无趣的政治写实小说。看着屏幕里高昌物汲的卑躬屈膝之态，杜宇有些恶心。

依然安静地坐在右角的池藤复，却与之相反。他很满意今天辩论时的表现，并微笑地盯着屏幕上那个白发长脸的男人。这位高昌物汲先生，正是父亲一个星期前通知他要见面的人，而且他已按照父亲的要求准备了一份“厚礼”。

二、二人世界

今天下午，杜宇的新任务既不是组织一场反对修宪的演说游行，也不是安安静静地呆在图书馆撰写他的毕业论文，而是载着女朋友静子去一趟日国大使馆。

此时的天空灰暗而高远，秋季从不会因心情而改变，薄薄地浸着丝丝凉意。太阳被秋风逼得隐了进去，校园便少了一分生机，花草树木呆呆地挺立着，没有渴望的表情。杜宇正靠在一辆银白色的宝马上，望着来去穿梭的学生，满眼的黑白黄棕，正是哈佛的“国际化”理念的结果。其间偶尔走过一些新新人类，踏着摇摇摆摆的节奏，消失在视域中。来到金国快三年了，尽管有一口标准的金国国语，却觉得自己还是个槛外人，始终融不进这座城市。

“宇，对不起，我迟到了，都怪这身衣服！”静子的道歉由远及近，把杜宇从翩翩浮想中唤醒出来。

静子今天非常的美。她梳了一个半包式的传统发髻。发髻



的左边，是一只紫红色的蝴蝶，在阳光下不安分地颤动着，折射出五彩的光；一件白底红花的新式和服大胆地裹着她娇小的身躯，除了保留荷花前领以及宽丝腰带，其余都是现代裁剪。一排黑漆漆的刘海将小小的脸蛋衬托得更加精致。

因从未见过静子一身和服装扮，杜宇一阵惊艳，只觉再好不过了，道：“还是和服最适合静子。”

“要是今天开的不是跑车，那该多好！”静子低头看着自己的和服，有些遗憾。

“这个好办，先闭上眼睛。”杜宇猜出了静子的心思，跑车的确跟传统和服有些不搭配。

她老实地闭上眼，待到睁开时，奇迹出现了：这辆车不仅加了盖顶，而且还变成了一部半加长型轿车。

“这是怎么回事？”静子惊讶道。

“宝马公司新出的一款——折叠式双用汽车。”

“真棒！谢谢你！”静子神采飞扬地坐上车，探过头来感激地在他的面颊上亲吻了一下。

“错了，错了！”杜宇嚷嚷道。

“哪里错了？”静子不解地问。

他撅起嘴巴道：“应该吻这个地方。”

静子笑着不理：“快开车吧！人家赶时间呢！”

杜宇一踩油门，汽车“嗖”地一声飞上了马路。

“真是辆好车，启动时间竟然这么短。”

话音未落，汽车已进入智能控制高速公路，那银白色流畅完美的线条，在低空中划出一道道优雅的弧线，从远处相望，仿佛一串雨珠子，紧密地连成了一根闪光的白线。

“听说你在课堂上强烈反对修改《和平宪法》。”静子虽是日本人，却不太关心这次修宪，除非牵扯到了她的个人生活。

“是的，静子。我的确很愤怒。”

“有时候，愤怒是需要隐藏的。”

“可是，有些愤怒一定要表达。”

静子半日无语，叹道：“哎，毕竟我是个日国人，”她用忧郁的眼神望了杜宇一眼，欲说还休，“更何况，我担心……”

话未说完，又突地一转：“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去大使馆吗？”

“嗯。”望着她一身隆重的打扮，杜宇笑着分析道：“应该是去参加宴会吧。”

“猜对了！”她微笑地睁大眼睛，耍赖道：“所以要奖励你今晚陪我一起参加！”

杜宇大笑，匆匆忙忙找了一个不成理由的理由：“这个奖励我可不要。你没有事先通知我，所以本人的夹克衫实在不适合参加宴会。”

静子满脸委屈，把身子靠过来，依着他的身边：“我想带你去见一个人。”

“谁？”杜宇下意识地问道。

静子调皮地伸出食指，放在嘴唇上道：“嘘！秘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三、爱情与亲情

重新装修过的日国大使馆相当漂亮，传统的神殿式建筑风格通过高科技打磨的刨光材料闪耀出咖啡色的沉静。用日国驻金外交大使的话来说，即是“全新的大使馆象征着更深入的金日合作关系”。

携着静子跨进门槛的杜宇在一瞬间有些紧张，但女朋友的依赖让他本能地增添了几分男儿胆色。

大厅内觥筹交错，衣香鬓影，仿佛走进了江户时期的浮世绘画之中。位于中间的《沐春图》，在四周小型仕女画的辅助



下，将整个大厅幻化出一种升平安逸的富贵温柔之气。利用光谐振散射技术的灯光令大厅明如白昼却柔和典雅。身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这间大使馆果然是大手笔的作品！

今晚出席了很多金日两国的政商界名流，他们低声交谈以显示各自的修养，时不时发出的笑声暗示着他们交流范畴绝不仅限于政治话题。

的确，高昌物汲这次带来了6000亿的军火利润，有了这样的诱惑，还怕军火商们不削尖了脑袋说服政府同意日国修改宪法；除此之外，金日全方位的同盟政策已使他们成为一条绳子上的蚱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再说，如今东亚大国的崛起使得金国在亚洲的力量受到了诸多牵制，对日国的政策自然会发生变化。一旦如此分析，日国修宪仿佛胜利在握了。

侍者端来两杯鸡尾酒，杜宇把那杯红颜色的留给了静子。

静子接过酒杯，抿嘴饮了一口，两眼乌溜溜地环顾四周，笑道：“瞧你衣裳不整，怎没被谢绝入内？”

杜宇打了个谦逊的手势：“因为美人相伴嘛！”

静子被逗笑了，调皮地道：“这样贫嘴，哪个女孩敢嫁给你！”

杜宇两手一摊，倒是一脸的无所谓：“只好委屈你了！”

“你！”找到把柄的静子正想进行一番小规模的攻击。却只见杜宇微微地侧着身子，瞪大眼睛，露出惊讶的神色，压低了声音在她耳边轻道：“这不是众议院院长高昌物汲先生吗？他正朝着我们走过来。”

静子意味深长地一笑，脸上写满了诡异。

“静子，怎么来了也不急着见我！”高昌先生显然在对杜宇的女朋友讲话。这儿没有第二人叫静子了。

只见她踮起脚尖，芭蕾舞演员似地做了个一百八十度旋转，调皮跑了过去，挽着高昌物汲的手撒娇道：“我这不就站在您面前了嘛！”

这下可把杜宇弄糊涂了。他皱着眉头，想从静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中找到答案。

静子接着道：“这可是我第一次来到新的大使馆，果然添了很多民族风情。”

“看来我们父女所见略同啊！”高昌套用了一句华国的“英雄所见略同”。

“没想到高昌物汲先生是静子的父亲，真是失礼了！”一听到这句话，杜宇很快从惊讶之中恢复过来。

“父亲年轻时在华国大使馆工作，可是个不折不扣的华国通呢！”静子的语调很骄傲，可以看出她对父亲很崇拜。

“对了，爸爸，忘了给您介绍。这是我的男朋友杜宇君，今天特意过来拜见您。”杜宇明明是被静子稀里糊涂地拉过来，却被她说成是“特意拜见”，不禁暗暗叫苦。

“杜宇？这个名字好像听外交大臣提起过，不会就是你吧？”

“可能是因为这次联名反对贵国修宪的事情，我是倡导者。”杜宇直言不讳地道。

“年轻人还是多读点书，少管政治的好！”高昌挥了挥手，神情暗淡下来，但一想到女儿，话锋立即一转，“你这种直言的精神我倒是很欣赏，好好努力吧！”

静子有些尴尬。在父亲与男友之间，女人常常不知道如何选择。有人说父亲是女儿前世的情人，丈夫是今世的情人；有人说父亲是回忆，丈夫是现实，而人必须同时生活在回忆和现实里。一旦回忆和现实发生冲突，矛盾便开始了。

“小伙子，请你在大厅里单独呆一会儿，我有话同静子说。”

杜宇点点头，望着静子不依的身影同高昌物汲一起消失在大厅右旁的走道上，他决定好好想想今天的事情。

静子同他交往已经一年了。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亚洲学生社团举办的迎新舞会上。穿着一身纯白连衣裙的她像一朵摇摇欲坠的樱花，清唱了一首本国民歌《樱花谣》，那带着孩子气的



声音和表情深深吸引了他。整场舞会上，杜宇使出浑身解数，挥洒自如地运用幽默与潇洒霸占了她的时间，也霸占了她的初绽的芳心。不久，这位比他低六个年级的日国籍系花成了他的女友。

然而这一年内，静子从来没有提起过她的家世背景。杜宇只能模糊地猜测出她的父亲在政府工作而母亲英年早逝。由于此事无关大碍，他也不曾放在心上，但今天的出人意料却让他产生一种不被信任的感觉。时间在他的回忆里一点一点地消逝，四周的富贵堂皇，欢声笑语仿佛是一个午间小盹，嘲弄着所谓的永恒或真理。

在另外一间房子里，静子跟父亲就杜宇的问题发生了一场小小的争执，还被父亲莫名其妙地引见了另外一个人。

没等宴会结束，静子向父亲胡诌了个理由，告了早退，同杜宇返回学校了。

一路上，静子先发制人地为今天的意外道了歉，压住了杜宇的不满。一阵柔情蜜意的交心之后，静子又回忆起刚刚发生过的事情：“我今天见到池藤复君了。”

“他也在？”杜宇轻轻地拨弄着方向盘，汽车顺滑地向右转，“不过一点也不奇怪，他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狂热爱国分子啊！”

“你不在的时候，父亲特意将他引见给我。”静子的眉头紧蹙，虽可隐隐地感觉到什么，却不能确定父亲真正的用意。

“你父亲不知道我们三人是朋友吗？”

她摇摇头说：“学校里的事情我很少同父亲提及过。再说，我也不乐意向朋友提起我的家庭。”

由于金日两国的亲密关系，大多数日国官员的子女都会选择到金国求学，其中哈佛就占了四分之一。静子的报名表上跟从母亲的姓氏，所以谁也没有猜到她就是日国最高众议院院长高昌物汲的女儿。

“连我也算在这群朋友之内，是吧？”那种不被信任的感觉



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静子意识到无论自己作何解释，今晚的事情总会给他留下不快。在一年的相处中，静子是毫无保留的，唯独隐瞒了这件事情，可见她是多么不愿意张扬。

带着一种孩子般讨好似的神态，她顺着汽车左转的力，着陆在杜字的肩膀上说：“我只是不愿意别人因为我父亲而把我当作特殊人物。”

她叹了一口气，脑袋像花一般地掉下来：“我只要一发脾气，大家就认为这是特殊人物的表现。所以，在同学们面前我宁愿做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可以自在地表达自己的感情。”

这分明是一股飞翔的期待，不仅是静子，几乎整个人类都在追求一种自由自在的生存状态。然而，在庞大的社会体系之中，你必须要遵守那些不自由的规范，才能获得自由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全体人类对绝对的自由的追求与幻想导致了现实中相对自由的出现，这就是自由的终极宿命。

汽车蓦地停了下来，四处传来模糊的人工智能声，立即将静子从遐思中唤醒，只听到杜字说：“公路调控系统出了问题。”

在这个全自动化的社会里，整个公路以及车辆运行都是通过电脑进行速度控制和全程分配。一旦电脑出了问题，将带来整个路面系统的阻塞和停滞，而人工调控无法代替庞大的数据运算，在剩余的时间里，人们只有慢慢地等待着电脑系统修复正常。尽管金国宝莱坞早在若干年前，拍摄大量关于电脑控制整个人类生活的电视电影，预警人类，但仍然无法改变电子技术代替人工的宿命。

整个公路一片寂静，仿佛一个汽车的坟墓。车内虽然有空调，静子的心却止不住地冲来一股莫名其妙的烦躁不安。一个不祥的想法闪过她的脑海，令她脱口而出。